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 **Does Paper Published at Year-End Suffer “Influential Trap”?**

Ma, Chao

27 May 2013

Online at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50258/>

MPRA Paper No. 50258, posted 06 Oct 2013 08:11 UTC

# 年底发表的文章会遭受“影响力陷阱”？

马超\*

**摘要:** 科研人员为了筛选出近期文献,在检索时习惯性选择以某年年初为起点进行检索,本文认为正是这种习惯导致了年底发表的文献的影响力小于年初发表的文献,本文称之为“影响力陷阱”。本研究以《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到2010年第12期的文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在杂志社主编没有刻意将核心著者的文献安排在年初发表的情况下,年末发表的文献在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上均显著小于年初文献。

**关键词:** 文献 被引 检索 经济研究 影响力

**JEL 分类号:** C31 C81 D89

## Does Paper Published at Year-End Suffer “Influential Trap”?

Ma Chao

**Abstract:** Researchers are accustomed to choos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filter the recent literatures when they retrieve.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custom described above will lead to the *Influential Trap* which says that papers published at the year-end are less influential than that pu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Meanwhile, papers from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Issue 1 in 2000 to the Issue 12 in 2010 are using for an empirical study. It shows that papers pu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get more download and citations than which published at year-end significantly, even if the chief editor did not arrange to publish the *core authors'* pap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 一、引言

任何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一项学术工作之前,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项学术研究的起点与高度(文榕生,2004)。保证“查全率”,做到尽可能不遗漏重要的文献尤为重要(李育嫦,2002)。而本文发现,当相关文献量较大时,科研人员为了更好的筛选出近期文献,会选择“从XX年1月1日”开始检索以从时间跨度上缩小文献范围,正是这种不经意间的检索习惯<sup>①</sup>,会减少对那些年底刊出文献的检索。

例如,某单月刊杂志2012年第12期刊出论文A,2013年第1期刊出论文B。不失一

---

\* 马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Email:machao198754@126.com,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15幢206室,邮政编码:210046。马超感谢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工作人员对本文的帮助与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① 例如某研究人员于2013年5月4日进行检索。常用的google学术搜索引擎,在检索页面的左边就有“XX年以来”这样的选项,这意味着如果点击了“2009年以来”,就将检索从2009年1月至2013年5月4日相关的文献。另一个常用的搜索引擎中国知网CNKI,如果选择起始年份2009年时,系统弹出的日历默认显示的是2009年5月4日,但由于习惯,很多研究人员在选择起始日期时会点击2009年1月1日。这很可能会造成对年底刊出文章的相对漠视。后文将会详细说明并验证。

般性,假设该期刊在网上的电子版滞后1个月(即2013年1月在网上可检索到A文献,2013年2月在网上可检索到B文献);再假设,由于上述“不经意间的习惯”,研究人员在检索时选择从所在日4年前那年的1月份开始检索,以筛选近期文献(如某研究人员在2013年5月4日进行检索时,选择搜索从2009年1月至2013年5月4日期间的文献)。那么,2013年1月期间研究人员可以在网上检索到文献A,而检索不到B。从2013年2月起,研究人员可同时检索到A和B文献。之后2014年、2015年、2016年的研究人员在进行检索时,均能检索到A、B文献。但是,2017年的研究人员,他们会选择“从2013年1月1日”作为起始时间进行检索,那么2012年12月份刊登的A文献就不在检索范围内,而B在。从2018年开始,研究人员不再检索2014年之前的文献,因此A、B文献均不被检索。由此可以发现,A文献比B文献早刊出1个月,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A文献受检索的时间跨度为2013年1月至2016年底,共48个月;B文献受检索的时间跨度为2013年2月至2017年底,共59个月。这样仅仅由于文章刊出时间靠近年底而造成该论文及作者受关注的相对不足,本文称此为“影响力陷阱”。

Einav and Yariv (2006)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由于英文文献作者署名通常按姓氏打头字母排序,因此姓氏开头字母排名靠前的经济学研究者受到更多的关注,影响力更大,从而显著的更有可能获得终身教职(tenured),更有可能成为计量经济学会院士(fellow)。从该研究可以看出2点:第一,论文的影响力与作者的事业成就关系重大,对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研究应当受到重视;第二,这些看似琐碎难登大雅之堂的话题,确实也可以成为一项有价值的经济学研究。

综上所述,如果全年文献质量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影响力陷阱”真实存在,那么这种“影响力陷阱”将会给学术界带来3点缺憾。1.以每年年初作为起点进行检索,会相对损失年底刊发文章的信息,这种无谓损失对于学术界是非效率的;2.文献学中有大量关于期刊、文献或学者影响力指标及影响力排名的研究(如叶鹰,2010;郑德俊、叶继元,2010),但这些研究均忽视了发表月份这个变量,这可能会给指标构建及排名带来偏误;3.最为关键的是,“影响力陷阱”对那些经常在年底发表论文的作者的影响力造成无形的损害,他们和姓氏开头字母靠后的国外学者相似,均由于运气等随机因素造成影响力损失,这无疑是不合理的。该问题对学者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一直被忽视。

因此,本文试图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探讨年底刊发论文到底会不会有“影响力陷阱”。如果有,该“陷阱”至少有多大。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交代数据、变量,并做描述性分析;第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进一步的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语。

## 二、数据、变量与描述性分析

### (一) 数据、变量

为了验证前文提到的科研人员不经意间的检索习惯:即他们会选择“从XX年1月1日”开始检索以从时间跨度上缩小文献范围。本研究首先通过当面询问和网上发放问卷的方式,对86位经济学研究人员(包括38位硕士研究生、35位博士研究生、13位教师)进行了一项简单的调研<sup>①</sup>,对于问题“假设2013年4月15日您进行文献检索,如果相关文献数量足够多,为了筛选出近4年的文献,您的搜索习惯是:A.以2009年1月作为起点进行检索;B.以2009年4月15日作为起点进行检索;C.按文献刊出时间降序排列,对前XX页的文献进行筛选;D.其他”。有41位研究人员选择了A,占47.7%;12位研究人员选择B,占

<sup>①</sup> 这个调研并不是在严格的统计抽样原理下进行,且样本量较少问题也很简单。因此这部分内容并不作为严格的分析,它只是一个引子,表明确实可能存在这样“不经意的检索习惯”,并可能导致“影响力陷阱”。后文将进行严格的实证分析。

14.0%；还有 33 位研究人员选择了 C，占 38.4%。可见大多数学者存在这样的以年初为起点的检索习惯。显然，A 习惯可能会造成“影响力陷阱”；而 B、C 习惯并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力陷阱”<sup>①</sup>。此外，对于选择 A 的 41 位研究人员而言，仅有 2 人意识到这种检索可能会造成“影响力陷阱”，表明这个琐碎的小问题，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

那么，这种“不经意的检索习惯”（A 习惯）到底会不会导致“影响力陷阱”？本研究以《经济研究》杂志 2001 年第 1 期到 2010 年第 12 期共 10 年的文章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之所以选择以《经济研究》杂志为例，原因如下：第一，在《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 2008》中，《经济研究》在经济学、社会科学、各类期刊总排名的三大排名中，7 项主要指标继续位居第一<sup>②</sup>；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的综合评价中，近年来《经济研究》始终位居经济学类杂志第一<sup>③</sup>。这表明《经济研究》始终是一本优质、稳定且受到广泛认可的权威学术期刊，而其他期刊相对波动较大，会有很多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因素影响论文的影响力，因此仅对《经济研究》期刊进行研究可以保证结论更为严谨可靠。王惠翔（2004）认为通过文献计量法对《经济研究》杂志进行分析，具有一定代表性，可以客观了解我国经济科学期刊的一般规律。第二，该刊是单月刊，且近年没有改版，与双月刊、季刊相比，我们可以更好地观测发表月份对于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第三，《经济研究》每期的形式基本一致，如果一个期刊每期有其不同的风格与焦点话题，那么不能用于进行本文的研究。

本文以“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作为衡量一篇论文影响力的标准。高被引次数能客观地反映一篇文章的水平及其在学术界的地位（韦忠明，2013），因此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评价论文影响力的标准是“被引次数”（Belkin et al., 1982; Van Raan, 2005）。但是 Coats（2005）指出，被引次数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有其局限性。因为作者引用的文献只占其阅读文献的一部分，而对那些未被引用文献的利用则无法反映，仅以被引次数作为衡量标准会造成对阅读但未引用文献学术价值反映的缺失。文献下载频次一定程度上与被阅读次数相关，可以作为对论文受关注程度的衡量指标，不失为一个反映文献影响力的途径（Coats, 2005; Coats, 2008; 杨春华等，2010）。《经济研究》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面的文章均有较高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因此各文章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之间的变差（variation）也比较大，更适用于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而相对较差的期刊，其中文献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间的变差较小，同时可能会出现多篇文献被引次数为 0 的情况。这也是本文以《经济研究》为研究对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之所以选择 2001 年第 1 期至 2010 年第 12 期，主要是考虑到如果离现时点太近，论文的被引次数和下载频次还不稳定，受不可观测因素影响较大；如果时间太久远，那时网络不如现在普及，更多的人选择阅读纸质文献，那么下载频次这个指标就失去了意义。

## （二）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在 CNKI 上检索了 2001 年第 1 期至 2010 年第 12 期《经济研究》期刊能检索到的所有文章，剔除了各类启事、广告、编委审稿人名单、纪要、诞辰、悼词、评奖、颁奖、目录、论坛会议综述，剩下文献即总样本量共 1437 篇。本文按照月份，对《经济研究》期刊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检索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4 日）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1。

① 对于 C 习惯而言，数据库每一页显示给定数量的文献（通常 10 或者 20），那么第  $n+1$  页的浏览概率比起第  $n$  页会大大降低，特定月份的文献检索量小可能是因为这样的“页面断点”。考虑到如果每个月的检索概率基本相同，那么每个月份的文献都有相同的概率出现在“页面断点”上，因此，这个因素不会对本文“影响力陷阱”的识别产生影响。当然，“每个月的检索概率基本相同”这个前提假设会受到来自中国传统佳节春节的挑战，后文会对此进行专门阐述。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② 见《经济研究》杂志官方网站 <http://www.erj.cn/cn/Info.aspx?m=20100913105517310625>。

③ 见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页 <http://cssci.nju.edu.cn/news.asp?ChannelID=9>。

表 1 各月份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

月份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下载频次					
1	121	2750.802	2296.175	241	18896
2	117	2489.128	1838.576	213	11674
3	121	2244.339	1393.647	187	6567
4	124	2453.629	1664.928	166	9305
5	120	2304.758	1555.308	236	7926
6	122	2354.016	1682.243	397	9546
7	125	2243.560	2447.088	179	22929
8	117	2344.991	1490.495	238	8855
9	112	2055.223	1126.748	280	5701
10	114	1925.982	1397.903	330	8685
11	116	2028.155	1400.557	274	8269
12	128	1781.430	1152.212	159	6545
1-6 月	725	2432.622	1762.408	166	18896
7-12 月	712	2061.580	1583.130	159	22929
10-12 月	358	1907.405	1316.521	159	8685
全部样本	1437	2248.779	1685.642	159	22929
被引次数					
1	121	201.198	385.476	2	3362
2	117	150.060	226.638	0	1492
3	121	120.909	147.964	4	896
4	124	144.057	208.816	0	1324
5	120	132.233	179.273	0	1049
6	122	156.353	268.387	1	1800
7	125	109.056	160.150	0	971
8	117	136.427	172.950	2	778
9	112	94.946	117.854	2	671
10	114	107.079	221.976	0	1952
11	116	117.983	252.647	2	1820
12	128	74.344	118.934	1	790
1-6 月	725	150.811	248.716	0	3362
7-12 月	712	106.232	180.501	0	1952
10-12 月	358	98.90782	203.8283	0	1952
全部样本	1437	128.723	218.671	0	3362

由表 1 可以发现, 后半年刊发文章尤其是最后一季度刊发文章的下载频次与被引次数, 明显小于全年均值。特别的, 12 月刊登的文献比 1 月刊登的文献, 平均每篇文献要少被下载 969 次, 少被引 127 次; 前半年刊登的文献比后半年刊登的文献, 平均每篇文献要少被下载 371 次, 少被引 45 次。

为了更加直观, 本文按照每个月份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 按时间顺序绘制了折线图, 如图 1。由图 1 可以发现, 无论下载频次还是被引次数, 每年里都有逐月下降的趋势 (尤其是被引次数, 这一点更加明显)。几乎在每年的最后 1 季度, 都会出现下载和被引的低谷。此外, 观测图 1 整体趋势可以发现, 从 2004 年起, 下载频次明显比前些年增多, 这主要归

功于电脑、网络资源的普及；观测图 2 的整体趋势可以发现，2005 年以前的被引次数基本已经处于稳定状态，2005 年之后的被引次数才开始急剧减少，也就是说 2013 年的研究人员开始不经常性的引用 2005 年以前的文献，这可以粗略的看出《经济研究》上文章的“生命力”<sup>①</sup>大约至少有 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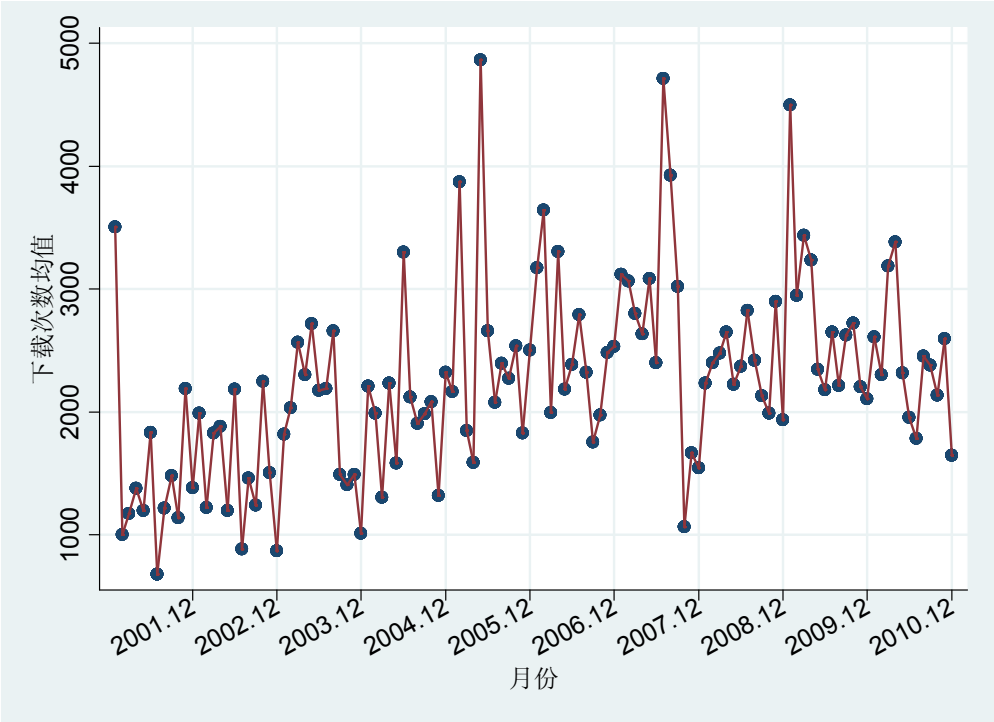


图 1 下载频次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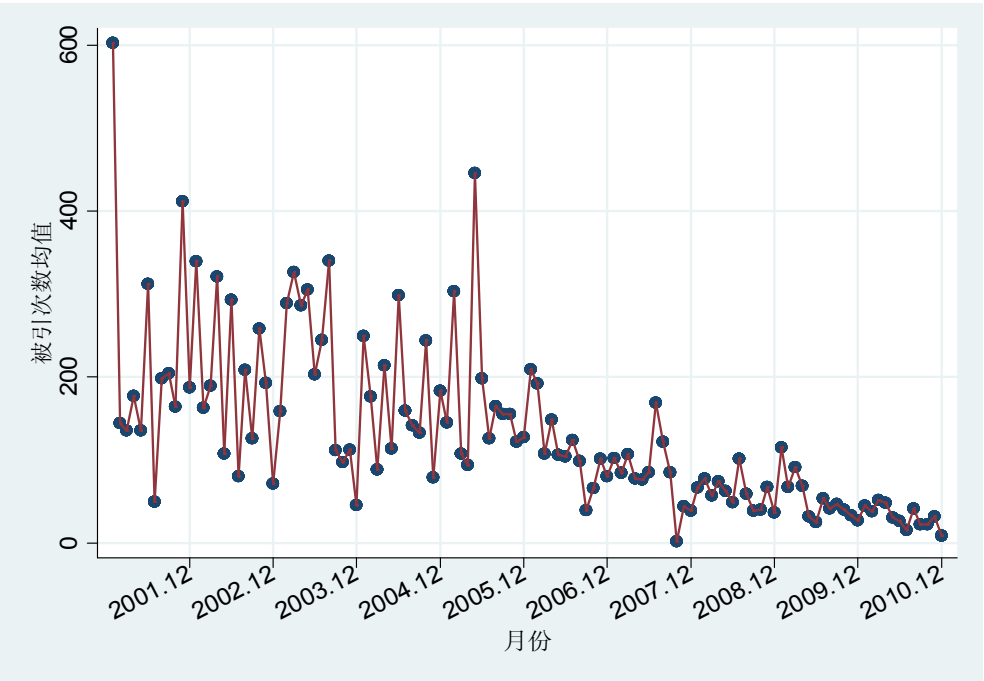


图 2 被引次数折线图

① 对文献“生命力”的研究并不是本文研究重点，因此这里只简单描述。相关文献可参见 Tsay (1998) 和党亚茹、王莉亚 (2007)，后者通过计算各类中文期刊的“被引半衰期 (Cited Half-life)”，并对其“生命力”进行了详实的分析。

但是简单的描述分析并不足以验证前文提出的“影响力陷阱”，因为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逐月下降的趋势可能完全来自于刊出的时间顺序。例如，12月份刊登的文献比1月份平均少被下载969次，但是这可能完全是由于12月份的文献迟刊出了11个月导致，因此这并不是前文定义的“影响力陷阱”，对该“陷阱”的识别需要后文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 三、实证分析

#### （一）识别策略

一种最简单的文献计量法是，分别以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加入年度虚拟变量控制不同年份的效应，观测解释变量中月份虚拟变量的显著性，以考察是否存在“影响力陷阱”，如（1）式。

$$y_{it} = \alpha_0 + \alpha_1 M_i + \alpha_2 \delta_t + \alpha_3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y_{it}$ 代表论文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 $M$ 代表月份虚拟变量， $\delta$ 代表年度虚拟变量， $X$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 $\varepsilon$ 为残差。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样的做法存在问题，因为年底文章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低可能完全由于刊出时间靠后，而不是“影响力陷阱”。因此本研究在识别时，对年份进行了重新组合。例如，自然年是从1月开始到12月结束，本文在考察12月份刊登文献遭遇的“影响力陷阱”时，将2月作为一年的起始，次年1月作为一年的结束，即以2001年12月至2002年11月作为第1年，2002年12月至2003年11月作为第2年…2009年12月至2010年11月作为第9年，剔除2001年1月至11月、2010年12月的样本。本文称这样构造出来的年为“12-年”。在对（1）式估计时，不再用自然年度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而是用构造出来的“12-年”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就是用头年12月份刊登文献的下载频次被引次数与次年1-11月的进行比较。如果不存在“影响力陷阱”，那么头年12月份文献的下载频次被引次数应该略高于次年年初的，若这样12月份文献的下载频次被引次数还显著低于次年年初的，那么就存在“影响力陷阱”，并且这样估计出来的是12月份文献“影响力陷阱”的下限。同理，本文再以每年的11月作为起始月份，以次年10月作为截止月份，构造“11-年”，以考察11月份“影响力陷阱”的下限。同样再构造“10-年”。这样可以考察最后1季度（10、11、12月）刊出的文章是否遭受“影响力陷阱”并估计其下限<sup>①</sup>。

#### （二）实证结果

本研究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回归结果（2）和（6）可以发现，头年12月份刊发的文献比次年1月份刊发的文献，平均每篇论文至少被少下载856次，至少被少引用69次！原本12月份的文献早刊出1个月，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却在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上显著少于次年1月的，因此，本文认为确实存在“影响力陷阱”现象，12月刊发文章的“影响力陷阱”的下限为856次下载次数，69次被引次数。

同理，通过回归结果（3）和（7），本研究发现11月份刊发文献与次年1月份刊发的文献相比，平均每篇论文至少被少下载689次，至少被少引用28次。由回归结果（4）和（8）发现，10月份刊发文献与次年1月份刊发的文献相比，平均每篇论文至少被少下载755次，至少被少引用40次。以上数据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本文认为年底刊发的论文确实

<sup>①</sup> 当然，用逐月检索数据进行分析可能效果更好，例如，2013年5月4日检索2009年第12期文献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2013年6月4日检索2010年第1期文献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依此类推。但是目前并无这样的数据，不过用本文的方法已经足以说明存在“影响力陷阱”。

存在着“影响力陷阱”现象。这对年底发表论文的作者造成了无形的损害。

表 2 “影响力陷阱”回归结果

	(1) 自然年	(2) “12-年”	(3) “11-年”	(4) “10-年”	(5) 自然年	(6) “12-年”	(7) “11-年”	(8) “10-年”
	下载频次				被引次数			
2 月	-271.517 (260.844)	-29.596 (231.589)	-29.160 (231.583)	-26.105 (231.814)	-50.025 (39.329)	-5.788 (29.927)	-5.756 (29.932)	-5.495 (29.953)
3 月	-499.270** (239.856)	-293.799 (201.416)	-292.351 (200.495)	-287.614 (200.813)	-80.506** (36.232)	-37.770 (24.220)	-37.695 (24.135)	-37.166 (24.170)
4 月	-314.400 (253.129)	-116.184 (221.153)	-112.965 (220.596)	-108.249 (220.890)	-56.556 (38.045)	-16.847 (28.105)	-16.479 (27.960)	-16.480 (28.116)
5 月	-425.672* (247.438)	-212.304 (213.107)	-209.905 (212.990)	-204.805 (213.136)	-68.761* (37.253)	-23.909 (26.206)	-24.039 (26.270)	-23.512 (26.217)
6 月	-399.587 (260.261)	-257.894 (227.215)	-257.333 (226.683)	-254.567 (227.874)	-44.000 (40.720)	-16.792 (28.547)	-16.733 (28.443)	-16.581 (28.633)
7 月	-477.458 (297.616)	-176.892 (283.021)	-176.319 (282.307)	-174.367 (281.986)	-94.672** (37.572)	-36.894 (25.841)	-36.766 (25.835)	-36.513 (25.896)
8 月	-419.440* (244.025)	-219.273 (208.174)	-219.388 (207.317)	-217.579 (206.877)	-61.203* (36.504)	-24.031 (24.988)	-24.106 (24.904)	-23.949 (24.948)
9 月	-689.563*** (229.869)	-541.078*** (186.761)	-540.485*** (185.768)	-536.797*** (186.405)	-105.648*** (35.316)	-73.467*** (22.608)	-73.597*** (22.585)	-73.291*** (22.734)
10 月	-829.749*** (247.272)	-658.365*** (214.489)	-657.550*** (214.091)	-755.315*** (208.495)	-93.299** (39.117)	-55.318* (29.304)	-55.230* (29.321)	-39.949* (24.321)
11 月	-727.589*** (247.115)	-666.816*** (191.782)	-688.685*** (205.288)	-685.976*** (207.057)	-81.361** (40.544)	-70.484*** (22.809)	-28.285* (14.164)	-29.252* (14.272)
12 月	-974.037*** (229.402)	-856.035*** (191.489)	-852.368*** (190.884)	-850.738*** (191.273)	-118.106*** (34.976)	-69.214*** (23.735)	-69.133*** (23.693)	-69.623*** (23.805)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	1992.778*** (318.418)	1915.982*** (189.043)	1980.805*** (197.872)	1901.178*** (192.730)	293.949*** (57.177)	241.064*** (30.078)	257.260*** (33.358)	248.507*** (33.247)
样本量	1437	1283	1284	1284	1437	1283	1284	1284

注：参照组为 1 月；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分别代表在 0.01、0.05、0.1 水平下显著。下同。

#### 四、进一步的检验

##### （一）加入文献类型控制变量

不同类型的论文可能在下载频次被引次数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书评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显著小于普通学术论文，如果年底的期刊发表更多的书评，那么我们观测到的年底文献下载频次被引次数少于年初文献，可能是由于论文类型的原因。为了排除这样的干扰，本研究在表 2 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该论文是否是书评、是否是对某文章的回应、是否是综述作为控制变量。以此研究作为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3。



表 3 加入文献类型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1) 自然年	(2) “12-年”	(3) “11-年”	(4) “10-年”	(5) 自然年	(6) “12-年”	(7) “11-年”	(8) “10-年”
	下载频次				被引次数			
2 月	-285.803 (257.124)	-46.195 (227.275)	-45.367 (227.356)	-43.722 (227.311)	-52.366 (39.140)	-8.309 (29.756)	-8.273 (29.769)	-8.081 (29.784)
3 月	-522.147** (237.922)	-307.977 (199.072)	-306.751 (198.112)	-303.208 (198.145)	-84.580** (36.148)	-40.813* (24.078)	-40.830* (23.989)	-40.311* (24.025)
4 月	-303.319 (247.889)	-103.559 (215.374)	-100.180 (214.911)	-95.076 (214.940)	-55.454 (37.630)	-15.789 (27.697)	-15.380 (27.555)	-15.362 (27.696)
5 月	-451.518* (244.463)	-244.554 (210.233)	-240.493 (210.225)	-236.750 (210.370)	-71.048* (37.144)	-26.552 (26.226)	-26.485 (26.266)	-26.082 (26.227)
6 月	-407.289 (256.094)	-265.051 (222.185)	-264.644 (221.689)	-262.412 (222.678)	-45.585 (40.455)	-18.330 (28.293)	-18.321 (28.189)	-18.173 (28.369)
7 月	-461.317 (293.864)	-152.677 (278.848)	-152.309 (278.185)	-150.163 (277.658)	-93.871** (37.336)	-35.653 (25.600)	-35.508 (25.602)	-35.250 (25.658)
8 月	-426.603* (240.202)	-211.718 (203.120)	-211.872 (202.163)	-211.101 (201.487)	-63.710* (36.361)	-25.390 (24.789)	-25.468 (24.700)	-25.361 (24.737)
9 月	-749.496*** (228.742)	-586.592*** (185.317)	-585.895*** (184.278)	-583.066*** (184.672)	-110.516*** (35.201)	-77.198*** (22.426)	-77.415*** (22.393)	-77.104*** (22.538)
10 月	-813.617*** (244.060)	-622.862*** (211.124)	-622.368*** (210.887)	-720.082*** (204.223)	-93.270** (38.911)	-53.984* (29.091)	-53.885* (29.015)	-38.677* (20.124)
11 月	-747.993*** (245.724)	-687.046*** (190.533)	-694.078*** (203.431)	-692.446*** (204.049)	-85.851** (40.458)	-74.974*** (22.740)	-33.121* (16.557)	-33.155* (16.698)
12 月	-980.273*** (227.089)	-830.301*** (189.330)	-827.417*** (188.829)	-826.073*** (188.932)	-119.606*** (34.867)	-69.699*** (23.699)	-69.692*** (23.675)	-70.128*** (23.782)
是否书评 (1=是, 0=否)	-1617.954*** (102.945)	-1658.136*** (113.167)	-1656.696*** (109.211)	-1698.105*** (110.327)	-162.240*** (14.779)	-144.986*** (13.557)	-148.557*** (13.859)	-149.115*** (13.959)
是否综述 (1=是, 0=否)	735.628** (368.380)	866.795** (407.123)	847.016** (406.948)	812.379** (410.181)	-27.341 (23.745)	-24.727 (25.657)	-26.813 (25.470)	-27.548 (26.065)
是否回应 (1=是, 0=否)	-588.822 (365.873)	-543.374 (398.622)	-579.057 (394.153)	-554.098 (404.495)	-40.017 (54.179)	-24.100 (54.344)	-31.090 (54.395)	-26.953 (54.521)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	2080.257*** (317.079)	1949.794*** (188.162)	2014.328*** (197.198)	1935.944*** (191.630)	304.085*** (57.214)	246.900*** (30.130)	263.261*** (33.467)	254.394*** (33.354)
样本量	1437	1283	1284	1284	1437	1283	1284	1284

由表 3 本文发现, 头年 12 月份刊发的文献比次年 1 月份刊发的文献, 平均每篇论文至少被少下载 830 次, 至少被少引用 70 次; 头年 11 月份刊发的文献比次年 1 月份刊发的文献, 平均每篇论文至少被少下载 694 次, 至少被少引用 33 次; 头年 10 月份刊发的文献比次年 1 月份刊发的文献, 平均每篇论文至少被少下载 720 次, 至少被少引用 39 次。这些数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并且与表 2 得出的结论相近。在控制了文章类型后, 也同样能得到上文得出的结论, 即年底刊发的论文遭受到了“影响力陷阱”。

此外, 本文将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最高 5% 的样本作为异常值剔除, 再重复上述工作,

也可以得到同样结论。同时,考虑到1月份可能比较特殊,本文用2月份作为参照组进行分析,或者用头年第4季度与次年第1季度进行对比,同样发现了“影响力陷阱”现象<sup>①</sup>。因此本文认为,此前得出的“影响力陷阱”的结论是稳健的。

## (二) 春节是否影响到本文的识别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春节无疑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通常春节期间,科研人员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走亲访友、与家人团聚,因此春节期间的网络检索频次必然要少于其他时间。所以本文在对“影响力陷阱”进行识别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春节因素可能带来的干扰。本文将从以下2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排除“春节效应”对识别“影响力陷阱”的干扰。

1.《经济研究》期刊在CNKI上网络出刊通常滞后6-8个月。例如,2013年春节在2月份,假设当时《经济研究》的滞后期为6个月,即2013年2月的时候,在CNKI上只能检索到该期刊2012年第8期的文献。由于春节期间科研人员暂停了工作,因此造成了2012年《经济研究》上第8期的文献,相对于其他月份而言检索概率较小。考虑到春节通常出现在各年的1月或2月,以6-8个月的滞后期计算,春节可能会对各年中5月-8月中的某个月的检索概率产生影响。幸运的是,本研究是将《经济研究》年末发表的论文与年初的进行比较,因此春节效应并不会对本研究的结论造成干扰。即便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将对滞后期的设定放宽到5-9个月,同样也不会对本研究的识别造成干扰(这种情况下,春节会影响各年中4月-9月中的某个月的检索概率)。

2.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便没有上面的第1个解释,仅此第2个解释就足以排除春节因素的干扰了:假设一种最为极端的情形(春节发挥出最大程度干扰时的情形):2013年2月春节时,恰好CNKI上网络刊出2012年第12期的文献,并且所有的研究人员在2013年2月均没有进行任何一次检索。当科研人员3月份重新开始时,他们能同时检索到2012年第12期与2013年第1期的文献。也就是说,在这种极端的情形下,2012年第12期的文献在网络上被“抹掉”了一个月。这无疑会造成2012年第12期文献的影响力下降(这似乎可以说明12月份文献影响力比次年第1期低是由于春节,而不是“影响力陷阱”)。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不会影响到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因为本文识别策略的逻辑在于:即便12月份的文献在早刊出一个月的情况下,它们本该比次年1月份的文献有更多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但由于“影响力陷阱”的存在,它们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反而比次年1月份的少很多,因此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2月份文献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比次年1月份至少少XX次”。而在假设的极端情形下,12月份的文献和次年1月份的文献相当于是同时在网上刊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本文的识别策略,实际上计算出的是“12月份文献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比次年1月份要少XX次”,去掉了“至少”二字。因此,本文认为,无论春节效应有多大,本研究的实证研究都得出了“12月份文献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比次年1月份至少少XX次”的结论。

举例简要说明上述观点:假定只有春节效应这一个干扰因素,并且假设2012.12期的文献刚好在2013年春节网上刊出,而2013.1期的文献在春节假期过后才在网上刊出。如果所有科研人员在春节期间,均像往常一样工作查阅文献,2012.12期平均每篇文献被下载了100次。到了2017年5月4日,2012.12期文献平均下载次数为1000次,2013.1期的文献下载次数为2000次。按前文方法,实证结果识别出的是12月比1月平均少下载了1000次。而实际的“影响力陷阱”应该是1100次,因为2012.12期的文献被早下载了100次。因此可以说“影响力陷阱”的下限是1000。

如果春节期间所有科研人员都休假,整个春节期间没有人查阅文献,即春节效应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到了2017年5月4日,2012.12期的下载次数应该是900次,这时按本文的识

---

<sup>①</sup> 限于篇幅,这些结果不再汇报,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别策略，估计出的“影响力陷阱”为 1100 次，等于真实的“影响力陷阱”。因此，本文认为，文中提出的识别策略总是可以估计出“影响力陷阱”的下限，这是不受春节因素（或其他假期因素）干扰的。只是无法准确识别出具体数值，只能估计其下限。但“影响力陷阱”是显著存在的。

### （三）内生性分析

假设杂志社主编已经知道年初的文章更受人关注，故而有意将名声更大的学者的文章排在年初发表以扩大杂志的影响力（就好比通常期刊会把最好的文章放在第一篇的位置（leading article），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名声大的学者的文章自然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上文的识别策略就存在内生性问题（Angrist and Krueger, 1999），即前文所述的年末刊出文章的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少于年初，部分原因是杂志社有意识地把名声大的学者的文章安排在年初，那么这种内生性显然将会造成前文“影响力陷阱”的高估，因此本研究将对该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王惠翔等（2009）指出，核心著者（Core Authors）是期刊质量持续稳固发展的坚实基础，对期刊的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并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评选出了《经济研究》期刊的 33 位核心著者。本文在借鉴该文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又新增了几位近年来在《经济研究》上多次发文的学者<sup>①</sup>。本研究选取他们 2000 年以来在《经济研究》上的发表记录，以观测这些核心著者发文月份的分布规律，共获观测值 341 篇。结果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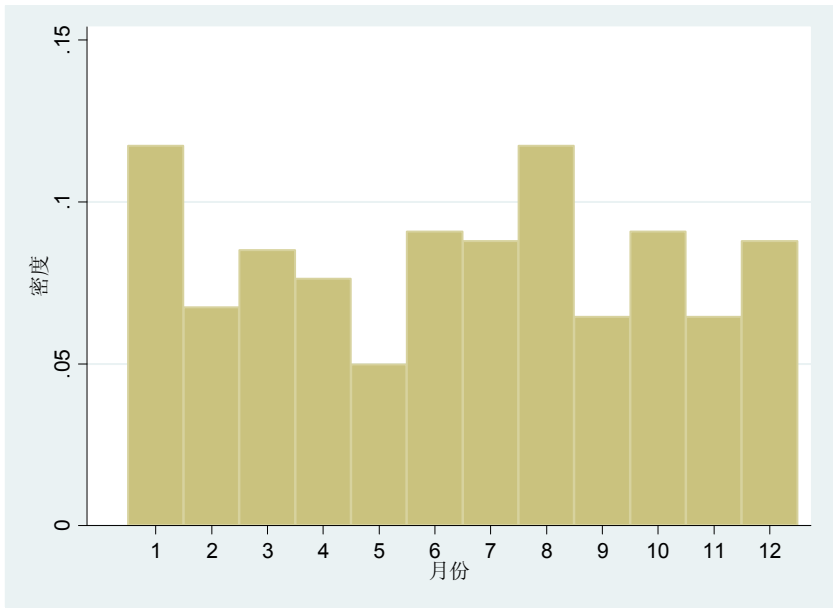


图 3 核心著者在《经济研究》上发文月份分布图

如果核心著者在《经济研究》上刊发文章的月份完全是随机的，那么月份的平均值应该在 6.5 附近。本研究的样本均值为 6.416，标准差 3.517，二者无显著差异。通过图 3 也可以观测出这点，核心著者刊发文章在月份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即主编并没有刻意将名声大的学者的文章安排在年初，因此本文认为前文所用识别策略并不存在主编选择这样的内生性问题。综上可见，由于研究人员检索时的习惯，导致年末发表的文章在下载频次和被引

<sup>①</sup> 可参考王惠翔等（2009）。本文的这份名单里包括：林毅夫、张维迎、樊纲、杨瑞龙、张军、刘小玄、张杰、刘伟、江小涓、黄少安、刘树成、吴世农、王小鲁、易纲、李实、谢平、张曙光、蔡昉、汪丁丁、袁志刚、张卓元、周天勇、林伯强、陈晓、姚洋、俞乔、吴联生、魏后凯、洪银兴、白重恩、刘国光、朱玲、李扬、邹恒甫、陈钊、陆铭、李涛、章元、龚六堂。

次数上均少于年初文章，对年末刊发文章的作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本文得出这个“影响力陷阱”的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 五、结语

本文认为科研人员在检索文献时，习惯性选择以“XX年1月1日”为起点进行检索，以从时间跨度上缩小文献范围，但正是这种习惯会导致年底刊登文献的影响力小于年初的文献，本文称之为“影响力陷阱”。本研究以《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到2010年第12期的文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杂志社主编没有刻意将核心著者的文献安排在年初刊发的情况下，年末刊发的文献在下载频次和被引次数上均显著小于年初。头年12月份刊发的文献与次年1月份刊发的文献相比，平均每篇论文至少被少下载856次，至少被少引用69次；头年11月份刊发的，平均每篇论文至少被少下载689次，至少被少引用28次；10月份刊发的平均每篇论文至少被少下载755次，至少被少引用40次。

考虑到数据质量等多方面原因，本文仅以《经济研究》期刊为例提供经验证据。但本文推测，该“影响力陷阱”在其他一般期刊上可能更为明显：因为作为顶尖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受到了很多研究人员的“追踪”阅读，即逐期阅读自己感兴趣的文献。而一般期刊不会受到这样的追踪阅读，对一般期刊上文献的阅读，可能完全是研究人员通过“检索”获得的，这样一般期刊年底刊发的文献遭遇的“影响力陷阱”就会更明显。当然，该结论能否推广，有待于进一步严格的研究。

本文得出年底发表论文会遭遇“影响力陷阱”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第一，从读者的角度而言，如果全年文献在质量上并不存在差异，那么“影响力陷阱”无疑会让读者损失一些宝贵的信息，这种无谓损失是非效率的。因此本文建议读者将以年初为起点的检索习惯改为以距今天XX年，或者在检索的时候扩大时间跨度，如引言中的例子所示，研究人员选择4年前那年年初为起点时，A文献被检索48个月，B文献被检索59个月。如果时间跨度从4年延长至5年，A文献将被检索60个月，B文献被检索71个月，这样相对差异就会减小。

第二，政治哲学中的“机会平等”理论强调：个体所能达到的“优势”（advantage），由自己不可控因素（称为“环境”，circumstance）和自己可控因素（称为“努力”，effort）共同决定。在一个机会平等的世界里，无论个体处于怎样的“环境”，同等“努力”的个体应当获得同等的“优势”（Roemer, 1998）。从作者的角度而言，当两位付出同样“努力”的学者，如果其中一位由于运气等“环境”因素（自己不可控因素），使得该作者多篇文献均在年末刊出，从而导致该学者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影响力，并影响了他的终身成就，这无疑对作者本身是极为不公平的。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尽可能平滑由个体“运气”带来的不平等（Dworkin, 2003）。鉴于此，本文建议给予年底刊发文章的作者适当的补贴，例如给予第12期作者的稿费多于第1期作者，或那些收版面费的期刊，在收费时进行差别化对待，适当降低年底刊登文献的版面费<sup>①</sup>。

第三，从搜索引擎的角度而言，本文建议各大搜索引擎可以将原有的“2009年以来”等字样的筛选条件（如图4左侧），改为“最近4年以来”等。这将会极大地减小“影响力陷阱”。

---

<sup>①</sup> 与此类似，Mankiw and Weinzierl (2010)有个看似匪夷所思的建议：他们建议政府对个子高的人征税，因为身高越高的人更可能获得高收入，且身高并不是由自己控制的（身高是“环境”因素，而不是“努力”）。本文的建议实际上是对年初发表论文的作者进行“征税”，以“补贴”年末发表论文者。



图 4 谷歌学术 (google scholar) 搜索界面

第四，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内，有很多关于被引次数评价的研究，本文认为适当的时候应加入月份控制变量。同样，有很多机构经常会发布各领域学者的排名，本文建议在构建这些排名的指标体系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学者发表论文的月份，使得这种排名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此外，本文认为，虽然投稿人无法控制自己论文的刊出时间，期刊主编也不一定能利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来扩大期刊影响力，但让投稿人和主编增加了“影响力陷阱”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容易被忽视的信息，总不会是一件坏事。

当然，本研究与 GDP 无关，与民生无关，它谈论的仅仅是与那些顶尖学者有关的话题（通常，只有顶尖的学者才不仅在乎论文有没有发，发在哪，而且还在乎有多少人下载和引用）。因此，如果说本研究“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显然有过度拔高之嫌。除去前文所述几点意义外，本文认为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在于抛砖引玉：本文用经济学方法做了一个关于文献影响力的研究，得到了一个崭新的、有趣的发现。本研究试图开启一个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被忽视而又很有趣的话题，并期待将来有更多更详实更专业的相关探讨。

引言中提到 Einav and Yariv (2006) 的研究，姓氏开头字母排名靠前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在发表文章时，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在该文末尾，作者之一 Yariv 声称已准备改姓 Ariv。同样，在本文完成后，本人已决定在将来投稿时增加一条备注——拙作如能发表，请安排在第 1 期。

## 参考文献

- Angrist, J. D. and A. B. Krueger, 1999, "Empirical Strategies in Labor Economic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3, pp. 1277-1366.
- Belkin, N. J., R. N. Oddy and H. M. Brooks, 1982, "Ask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Part I. Background and Theory,"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38(2), pp. 61-71.
- Coats, A. J. S., 2008, "The Top Papers by Download and Cita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in 200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131(1), pp. 1-3.
- Coats, A. J. S., 2005, "Top of the Charts: Download Versus Cit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105(2), pp. 123-125.

- Dworkin, R., 2003, "Equality, Luck and Hierarch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31(2), pp.190-198.
- Einav, L. and L. Yariv, 2006, "What's in a Surname? The Effects of Surname Initials on Academic Suc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 pp.175-187.
- Mankiw, N. G. and M. Weinzierl, 2010, "The Optimal Taxation of Height: A Case Study of Utilitarian Income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1), pp.155-176.
- Roemer, J. E., 1998,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say, M. Y., 1998, "Library Journal Use and Citation Half-Life in Medic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49(14), pp.1283-1292.
- Van Raan, A. F. J., 2005, "For Your Citations Only? Hot Topics in Bibliometric Analysis", *Measuremen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Perspectives*, 3(1), pp.50-62.
- 党亚茹和王莉亚, 2007, 《JCR自然科学版期刊半衰期指标的区间变化分析》, 《情报科学》第6期804-810页。
- 李育嫦, 2002, 《文献检索中提高查全率与查准率的方法探讨》, 《图书馆学研究》第11期92-93页。
- 王惠翔、宋晓燕和王佳飞, 2009: 《《经济研究》核心著者测评与分析》, 《图书情报研究》第4期42-44页。
- 王惠翔, 2004, 《《经济研究》引文分析与评价》,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第1期49-55页。
- 韦忠明, 2013, 《《情报科学》高被引论文特征分析》, 《情报科学》第2期97-101页。
- 文榕生, 2004, 《对文后参考文献若干问题的认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商榷之一》, 《大学图书馆学报》第3期70-74页。
- 杨春华、王桂枝和马红月, 2010, 《换个角度看服务:从下载量看图书馆学论文的价值与需求》, 《图书与情报》第4期100-103页。
- 叶鹰, 2010, 《高品质论文被引数据及其对学术评价的启示》, 《中国图书馆学报》第1期100-103页。
- 郑德俊和叶继元, 2010, 《期刊引用认同及其被引评价新指标有效性分析》, 《中国图书馆学报》第4期106-114页。